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十五

湖西閻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法 官成

五曰官成以經邦治官成謂官府之成事品式也凡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成八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鄭司農云政謂軍政也役謂發兵起徒役也比居謂伍籍也比地為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者平而無遺脫也簡稽士卒兵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也合計其士之卒伍閱其兵器為之要簿也故遂人職曰稽其人民簡其兵器國語曰黃池之會吳陳其兵皆官師擁鐸拱稽版戶籍圖地圖

也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司書職曰邦中之版土地之圖稱責謂貸子傳別爲券書也聽訟責者以券書決之傅傅著約束於文書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禮命謂九賜也書契符書也質劑謂市中平賈今時月平是也要會謂計最之簿書月計曰要歲計曰會故宰夫職曰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傳別故作傳辨鄭大夫讀爲符別杜子春讀爲傅別元謂政謂賦也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以多言之宜從征如孟子交征利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書契謂出予受入之凡要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春秋傳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

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

別異諸官之八職以備王之徵召所爲正辟於治官則冢宰也治要若歲計也師辟小宰宰夫也凡治若月計也司辟上士中士治目若今日計也旅辟下士也治數每事多少異

也治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伯傳吏朝也　大司寇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故書弊爲憋鄭司農云憋當爲弊邦成謂若今之決事比也弊之訟獄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　士師掌士之八成　戰國策吳與楚三戰入郢君王身出蒙穀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

比居

大司徒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　小司徒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以施政教行徵令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

也要謂其簿

鄉師以國比之法以時稽其夫家眾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　族師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眾寡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徵徵召也比比案比

簡稽

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眾寡六畜田野　大司馬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撰讀曰算算車徒謂數擇之也讀書契以簿書校錄軍實之凡要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

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縣鄙謂縣正鄙師至鄰長也家謂食采地者之臣也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百官以其職從王者此六者皆書其官與名氏焉門則東門襄仲桐門右師是矣鄉則南鄉甀東鄉爲人是也其他象此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某之事而已　吳語吳嘗爭長於黃池吳人令曰服兵擐甲陳兵卒百人以爲徹行百行徹通也以百人通爲一行百行爲萬人行頭皆官帥擁鐸拱稽唐尚書云稽棨戟也鄭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

版圖

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　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　量人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書地謂方圓山川之廣狹書涂謂支湊之遠近　小司徒凡民訟以地比正之以田畔所與比正斷其訟地訟以圖正之地訟爭疆

界者圖謂邦國本圖

朝士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其地傅而聽其辭以其比畔爲證也元謂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

毛詩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

傅別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

士師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傅別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傅別若今時市買爲別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

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判半分而合者故書判爲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辨讀爲別謂別券也

王安石曰傅朝士所謂地傅責有傅其事者

若今責務立保也別朝士所謂判書判書稱責之要也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書其所償之數使稱者執之

禮命

大宰祿位以馭其士　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篳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騂旄赤牛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

且王何賴焉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奚仲遷於邳（邳下邳縣）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爲舊）爲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求故事）

書契

質人掌稽市之書契（稽猶考也治也書契取予市物之券也其券之象書兩札刻其側）泉府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買物）

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所秩者謂老臣王制九十日有秩）曲禮獻粟者執右契獻田宅者操書致（契券要也右爲尊）士師掌士之

八成八成者行事有八篇皆今時決事比 遂士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 王制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言輕重已行故事曰比 調人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鬬怒辨訟者也不可成不可平也書之記其姓名辨本也成之謂和之也和之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移徙之此其類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已上皆書年月日名焉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喪服傳曰夫妻判合成名謂子三月夕名之 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書之者以別未成昏禮者言入子者容媵姪娣不聘之者

鄭君云凡簿書之最目獄訟之要辭皆曰契引春秋傳王叔不能舉其契爲徵今按士師八成以下皆獄訟要辭也故類附之

質劑

司市以質劑結信而訟止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今下手書言保物要還矣　質人

凡賣儥者質劑焉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劑者為之券藏之也大市人民馬牛之屬用長券小市兵器珍異之物用短券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謂齎券契者來訟也以期內來則治之後期則不治所以絕民之好訟且息文書也

司約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之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望及所祖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大約

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之六彝欲神監焉小約劑萬民約也丹圖未聞或有雕器簠簋之屬有圖象者與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

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爲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元謂訟約若宋仲幾薛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

司盟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

大史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之所登約劑要盟之載辭及券書也貳猶副也藏法與約劑之書以爲六官之副其有後事六官又登焉若約劑亂則辟法不信者刑之謂抵冒盟誓者辟法者考按讀其然不

要會

宰夫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

日成　宮正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司會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見官計篇）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酒正月盡言於小宰）　職幣歲終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　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

論曰莊生有言以法爲分以參爲驗以稽爲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爲常莊生者學老氏之書用淸淨爲治道其於聖人之說非必有得也然其意時若有合焉蓋古今之事參差而岐出生人之情巧僞而萬變禮教以齊之刑政以肅之猶懼有異心也於是爲書以載其法立法以待其事以法爲斷以書爲程

昔之聖人計深而慮遠矣書敘曰伏羲氏王天下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治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國曰上古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俗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於此書也夫舉天下而託之於子孫子孫又託之於其臣其才否賢不肖吾豈得而預知哉故莫如一決之於其法夏書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易之爲象始于乾終於夬夬者決也聖人起教於微渺而防患於未然非故以不肖之行待天下後世要使吾法既立足以備不肖而杜姦萌則子孫世世守之天下可安坐而理也或曰後世之患不在無法與書也法愈積書愈多官不能以盡知知之者吏胥而已彼吏胥者父子相承徒

黨相授操縱任其心高下出其手是以官無封建而吏胥有封建天下之事悉限於一成之例則雖有豪傑之才不能不牽制於文墨之議論往往動遭拘縛而無所成曷若取書與法而盡廢之使人各得以自見而吏胥亦不至緣以爲姦與應之曰法所以待小人非所以待君子子徒有激於人之不可任遂欲幷書與法而罪之雖然昔之爲書與法者豈嘗有過哉荀卿子稱有治人無治法法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無人焉故耳是故君子於法之所不載必參之以人得其人則人能用法失其人則法能制人不人之求而斤斤焉書與法之罪所謂刻舟而求劒者吾未見書與法之果可棄矣

官法

六曰官法以正邦治官法謂職所主之法度官職主祭祀朝覲會同賓客者則皆自有其法度乃施法於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考陳其殷置其輔正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謂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凡治以法待官府之治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正月周之正月吉謂朔日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縣於象魏振木鐸以徇之使萬民觀焉小宰亦帥其屬而往皆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凡治有故言始和者若改造云爾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小宰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正歲謂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眾使明聽也

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治朝在路門外辨其
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三曰司掌官法以治目正歲則
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勅羣吏　司會掌
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　大司
徒正月之吉乃縣敎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敎象挾日而
斂之乃施敎象於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敎其所治民司徒以布五敎
至正歲又書敎法而縣焉　小司徒正歲則帥其屬而觀敎法之象徇以
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敎法於
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敎其所治其鄉吏州長以下　正歲
令羣吏考法於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州長各掌其
州之敎治政令之法二千五百家爲州春秋傳曰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士均禮

俗喪紀祭祀皆以地𡟤惡爲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爲之制豐耗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典則亦法也逆迎也六典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爲王迎受其治也居猶處也言建六典以處六卿之職 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謂邦國官府都鄙以法爭訟來正之者 大司馬正月之吉始和布政於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太僕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詔告也

匡人掌達法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都鄙官府亦用焉慝姦僞之惡也反側猶背違法度也 都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以國聽司馬 大司寇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

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方士以時修其縣法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見都鄙考司隸掌五隸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謂罪隸四翟之隸也物衣服兵器之屬

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器數修法則法八法也則八則也

月令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典六典法八法孟秋之月命有司修法制季冬之月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飭國典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爲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也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竝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旌旗衣服各有分制著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敎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卽命卽就也

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

書侯於宮[敬叔孔子弟子南宮閱周人司周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使待命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也[庀具]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景伯子服何也]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

牢禮財用之法

小宰以法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法謂其禮法也]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宰夫以式法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太宰而眂滌濯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見膳飲考]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式法作酒之法式]凡爲公酒者亦如之掌酒之賜頒皆有法以行之[法尊卑之差]

庖人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

大府凡頒財以式法授之　司會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

職歲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於職歲及會以式法贊逆會　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　委人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式法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　林衡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法萬民入出時日之期）　舍人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詳宮政考）

師田戰守之法

縣正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政事　縣師若將

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受法於司馬者

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知所當徵眾寡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詳建國考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眾庶修戰法

掌固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凡守者士庶子及他要害之守吏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都邑亦爲城郭

司兵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授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從司馬之法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

射法

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法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法其禮儀以射法治射儀射法王射之禮小臣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法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

讀法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屬猶合也聚也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正歲則讀教法如初雖以正月讀之至正歲復讀之因此四時之正重申之黨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以四孟之月朔日讀法者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春秋祭禜亦如之禜謂雩禜水旱之神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書記之閭胥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祭祀謂州社黨禜族酺也役田役也政若州射黨飲酒也喪紀大喪之事也四者及比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勅戒之族

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月吉每月朔日也

明會典洪武初詔中書省詳定鄉飲酒禮條式使民歲時燕會習禮讀律期於申明朝廷之法敦序長幼之節遂爲定制若讀律令則以刑部所編申明戒諭書兼讀之其武職衙門在內各衞親軍指揮使司及指揮使司凡鎭守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編戒諭書率僚佐讀之

官刑

虞書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又曰庶頑讒說撻以記之

撻即扑之異名皋陶明五刑有五服三就之文三就者原野市朝甸師氏皆官刑也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比之三凶謂之饕餮渾敦驩兜窮奇共工檮杌鯀饕餮三苗之國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天下咸服禹戮防風啟誅有扈其後數世仲康作允征之命曰羲和尸厥官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成湯表正萬邦用人惟賢爰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恆於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正義曰服墨刑者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是也周之官刑制自元公太宰總之司寇治之其刑大夫也於朝其刑士也於市故法立必行先自貴近始

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官刑謂司刑所掌墨罪劓罪宮罪刖罪殺罪也以八柄詔王馭

羣臣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奪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廢猶放也舜殛鯀於羽山是也誅責讓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宮刑在王宮中者之刑建明而告之正歲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憲謂表縣之若今新有法令云令於百官府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　大司徒正歲令於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太史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見上　大司寇之職以五刑糾萬民四曰官刑上能糾職刑亦法也糾猶察異之能能其事也職職事修理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斷之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　小司寇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易曰麗日月麗乎天故書附作付猶著也　一曰議親之辟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

之辟故謂舊知也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議賢之辟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賢有德行者

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　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勞立功者　六曰議貴之辟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國事　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與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羣士遂士以下

士師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邦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　二曰邦賊為逆亂者　三曰邦諜為異國反間者　四曰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　五曰撟邦令稱詐以有為者　六曰為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七曰為邦朋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故書朋作備鄭司農云備讀如朋友之朋　八曰為邦誣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訝士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若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　疏漢書呂步舒事董仲舒明公羊春秋仕為丞相長史時淮南王劉安與其太

子遷謀反武帝詔使宗正劉德與步舒窮驗其事

、司厲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齔毁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毁齒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

漢法居官有重罪者男沒爲奴女沒爲婢是以待盜賊之法待其臣作俑於秦商鞅極於始皇李斯雖文景之賢不克改先王貴貴之義非徒不忍刑其身且不忍致其後嗣陷於卑辱故曰刑賞忠厚之至

司刑掌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東西夷或以墨劓爲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

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詳見官成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大亂謂僭約若吳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辟藏明罪大也六官初受盟約之貳

·條

狠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前謂所誓眾之行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車轘謂車裂也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者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收不關於君也元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

後鄭解師爲樂師宋易氏祓謂太師聽軍聲者無目之民先王宜曲加矜宥予以鞭扑罰亦過矣或引衞獻公鞭師曹三百爲證亦非盛世之事方氏苞以師爲百夫長頗與泰誓文合而疑太史曰殺之文出自劉歆增竄恐亦臆說

甸師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王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於甸師之官也

小

司寇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爲治獄吏褻尊者也躬身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喪服傳曰命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春秋傳曰衞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理　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刑諸甸師氏　掌囚王之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猶斷也　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待刑殺適甸師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殺者掌戮將自市來也　掌戮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髡者使守積鄭司農云髡當作完謂但居作三年不虧體者也元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

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纖讀爲殲殲刺也割劓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也體也告讀爲鞠讀書用法曰鞠宮割淫刑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宥寬也欲寬其罪出於刑也又後也也對荅也素服於凶事爲吉於吉事爲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親哭之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於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犯猶干也術法也翦割截也

朱子曰刑於甸師特不以示眾耳則固不可免也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極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縱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

雜記君為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此變禮之等差也公族之喪與異姓不同故期三不食大功再不食小功緦一不食期無席大功無牀三月不御於內今雖以罪死猶如常禮其所降絕者特衰麻之文耳程子曰有罪如其倫之喪無服則無罪者有服矣

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三

夫爲屋一家田爲一夫以此知三家也元謂屋讀如其刑剭之剭剭誅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也明竊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司烜掌明竊則罪人夜葬與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孔平仲雜說王弼注形渥謂沾濡之形唐書元載傳以爲刑剭廣韻剭音屋周禮司烜邦有屋刑鄭注曰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先鄭以屋誅爲夷三族賈公彥謂參夷爲亂世之法三代無此刑其說當矣而鄭氏鍔以屋誅爲舉一家屋誅之引檀弓邾婁定公之事義亦不倫臣殺其君子弒其父既洿其宮毀其室矣安得官爲設明竊以葬乎罪人夜葬亦甸師氏之所刑者蓋明揭其罪使人知其當殺之由而不以晝而以夜亦刑於隱之意與班固序傳云底剭鼎臣服虔引司烜文及爻辭爲注顏師古曰剭者厚刑謂重誅也九家易云既蒙公餗信有罪過當加重誅

曲禮刑不上大夫不與賢否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　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愼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王庶姓之士及諸侯大大則戮於朝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士亦在朝也諸侯之士在市故檀弓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云大夫於朝士於市是也

王制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詳見敎典

大戴禮記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汚穢者則曰簠簋不飾婬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飾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輭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則曰行事不謹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

然以正呼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發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罪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使刑不上於大夫然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厲之以廉恥之節也有罪名爲之諱所以媿恥之是以刑不上大夫而大夫亦不失其罪者教使然也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致辟謂誅殺囚謂致其出入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

疏周禮有掌囚之官鄭云主拘繫當刑殺者郭鄰中國外地名不知在何方徙之郭鄰而又囚之霍叔罪輕不死不遷降黜而已

詩 寺人孟子作爲此詩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

有兔爰爰雉離於羅子貢詩傳萇宏忠於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申培詩說亦同朱子所謂忠直受禍者蓋祖其意

季文子曰先君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毀則壞法也掩則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爲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九刑之書今亡

孔子爲魯司寇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illegible]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

行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强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是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也以七子異世而同惡不可赦也　晉語蛾晳謂慶鄭曰君之止子之罪也今君將來子何俟慶鄭曰鄭也聞之曰軍敗死之將止死之二者不行又重之以誤人而喪其君有大罪三將安適君若來將待刑以快君志君若不來將獨伐秦不得君必死之此所待也臣得其志而使君瞢是犯也瞢慙也犯犯逆也　君行犯猶失其國而況臣乎公至於絳郊聞慶鄭止使家僕徒往使召之曰鄭也有罪猶在乎慶鄭曰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

不戰戰而用罠不敗既敗而誅又失有罪不可以封國臣是以待卽刑以成君政君曰刑之慶鄭曰下有直言臣之行也上有直刑君之明也臣行君明國之利也君雖不刑必自殺也蛾晳諫曰臣聞之奔刑之臣不若赦之以報讎君盍赦之以報秦梁由靡曰不可我能行之秦豈不能且戰不勝而報之以賊不武出戰不克入處不安不知成而反之不信失刑亂政不威出不能用入不能治敗國且殺孺子不若刑之君曰斬鄭無使自殺家僕徒曰有君不忌有臣死刑其聞賢於刑之梁由靡曰夫君政刑是以治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快意喪君犯刑也鄭也賊而亂國不可失也且戰而自退退而自殺臣得其志君失其刑後不可用也君命司馬說刑

之司馬軍司馬說其名司馬說進三軍之士而數慶鄭曰夫韓之誓曰失次犯令死將止不面夷死止獲也僞言誤眾死今鄭失次犯令而罪一也鄭擅進退而罪二也女誤梁由靡使失秦公而罪三也君親止女不面夷而罪四也鄭也就刑慶鄭曰說三軍之士皆在有人能坐待刑而不能面夷趣行事乎丁丑斬慶鄭乃入絳　長魚蟜既殺三郤乃脅欒中行而言於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爲軌在外爲姦禦軌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殺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

以爲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
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劒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
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死無犯爲敬君
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
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
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
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
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
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羊舌虎
囚叔向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惠我無疆子

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逸書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悅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申公巫臣子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

殺皐陶之刑也（逸書）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於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於手）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於勝矣（司武司馬）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服虔云子罕不阿同族亦逐樂轡以正國法忠之至也及樂轡射其門畏從華弱之罰復善樂轡如初是爲茹柔吐剛喪其志矣）

穀梁傳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禮公族有罪刑于甸師氏所以尊異之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

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

之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失刑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晉侯請殺之王曰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

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也又爲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衞侯晉人乃歸衞侯

晉人執衞侯使醫鴆殺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夫衞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隱謂鴆也大刑用甲兵謂臣有大逆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其次用斧鉞斧鉞軍戮也書曰後至者斬中刑用刀鋸割劓用刀斷截用鋸其次用鑽笮鑽臏刑笮黥刑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次處也三處野朝市今晉人鴆衞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

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

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直也扃扃明察也講謀也）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論曰漢景帝時鄧通以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因盡沒入其家通遂餓而死夫天子以天下為家者也於匹夫之產何有焉非景帝居心刻薄孰肯為此其後武帝窮兵討伐嚴刑重斂用張湯杜周爪牙之吏所在多沒人財產中家以上無慮皆破於時人民之失業而為盜賊者蓋不可殫數焉夫景帝之於鄧通人知其有宿怨

也非若武帝廣心肆欲絕不顧生人之困急而爲之者然併而論之皆衰世弊濫之法仁人誼主所不忍爲也鄭康成生東漢之季習見夫順桓以來强臣貪暴禍身赤族賕賂朝入夕登於天府邸藏雲連俄充乎軍犒因是而意三代之法亦然其注周官太宰奪以馭貧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吁可謂蔽於時而戾於古矣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孟子曰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禮曰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釋者曰謂若臧紇奔邾以爲後魯之類是也是故人臣知其罪而

不敢自安則素車白馬遠待於郊境之上人君念其舊而不忍卒絕則恤其妻子收其宗族斟酌所以待之而不使至於窮乏天理人情之則亦若是而已矣安有盡沒其財如鄧通之一錢不名者乎且君者元首也臣者股肱也股肱有傷同體相關既與我共富貴立功名矣而一旦陷於大戾遽然之使無所歸至於操瓢爲溝中之瘠王者忍爲是乎有以知其不然矣漢梁冀之死縣官收其財貨斥賣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此亡國亂臣之事康成舉以擬三代盛明之法多見其不知矣

六典通考卷十六

湖西閻鎮珩輯

設官考

官府八法 官計

古者五載一述職職脩則賞不脩則罰堯將授舜三載稽厥行事無不時叙然後巽位舜朝覲羣后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二十二人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尚書大傳曰三載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天道三年一閏三三而九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於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於明五福以類升故陟之

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大禹謨九功皐陶謨九德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臯陶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承六德亮采有邦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夏后氏之訓曰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大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天命有德五服五章歲南巡望秩大會諸侯於會稽之山會稽者猶言會計也成湯放桀於南巢反自東郊作大誥告羣后曰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厥命周革殷亂四方咸和爰以歲時朝於方岳而大明黜陟之典焉其在邦內則太宰以八

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蓋周之官人先使司徒進之又俾司馬論之內自朝廷外達郊邑長官各得考其屬吏而文簿既成以時上之冢宰使專決之一歲之終聽其治而有廢有置焉三歲之終課其成而有誅有賞焉其位尊故考一人而下皆整齊其數少故智易精而不謬能否曰幸曰行曰福皆賞之類也曰貧曰罪曰過皆誅之類也故八柄者操縱天下之權而先王進退人才之具莫大乎此焉由漢以後百官各有考課之法其原出於虞書周官而隨時損益

不同其詳著在任官篇

八曰官計以弊邦治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正處也會正大計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平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事久則聽之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鄭司農云三載考績

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敘秩次也謂先尊後卑也治功狀也食祿之多少情爭訟之辭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於位也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杜子春云辨或為端

宰夫掌治法以攷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

所之出入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物者賞之 羣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言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存焉乘猶計也財泉穀也用貨賄也物畜獸也辟名詐爲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官刑在司寇五刑第四者 歲終則令羣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成而以攷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 歲終自周季冬正正猶定也旬十日也治不時舉者謂違時令失期會 正歲則以法警戒羣吏令修宮中之職事 警勑戒之言鄭司農云正歲之正月以法戒勑羣吏 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於上 良猶善也上謂小宰太宰也鄭司農云若今時舉孝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 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行 稽猶考也計也功吏職也緒其志業 月終則會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 行事吏職也 宮伯行其秩敘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掌其誅賞 秩祿稟也敘才等也 司會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

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郊四郊去國百里野甸稍也甸去國二百里稍三百里縣四百里都五百里書謂簿書契其最凡也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歲會考歲成參互謂司書之要貳與職內之入職歲之出故書互為巨杜子春讀為參互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周猶徧也言四國者本逆邦國之治亦鉤考以告司書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數以逆羣吏之徵令械猶兵也逆受而鉤考之山林川澤童枯則不稅凡邦治考焉考其法於司書大司徒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教官屬六十正治明處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疏謂正直理其文書不得濫失以為功狀然後致其職事以待考漢時考吏謂之計吏計吏據其役人也此言計簿據其文書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治成治事之計疏屬官謂教官六十致事致其事之功狀以待考

也

及大比六鄉四郊之吏平教治正政事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以待政令吏在四郊之內主民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疏責其治政文書考其功則置之過則廢之

若國大比則考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疏考教觀賢能以知道藝與否察辭觀吏言事知其情實不展猶整具

鄉大夫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會計也致事言其歲盡文書

州長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疏會計黨正以下文書

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廢興所廢退所興進也贊助也

黨正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疏會計一黨之政治功狀帥其族師以下之吏致其所掌之事於州長州長又致於鄉大夫鄉大夫致與大司徒而行賞罰

族師歲終則會政致事

縣師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

司諫以考鄉里之治以詔

廢置以行赦宥因巡問勸強萬民而考鄉里吏民罪過以詔王所當罪不遂大夫令爲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爲邑者容公邑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興廢之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也鄙師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四達之說不一易祓謂公邑四達於邦甸家邑四達於家削都邑四達於小都大都黃度謂達於四疆劉氏彝謂四事上達於王曰食達兵達賢達能達鄭鍔則謂由下達上遂大夫達之遂人遂人達之大司徒大司徒達之於王王安石又謂自上達下王達之大司徒大司徒達之遂人遂人達之遂大夫遂大夫達之凡爲邑者說

皆可通惟劉氏頗近鄭注所列亦未見確然不可易或曰公邑有四治化四達於公邑之地故云

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羣吏之治察察其當黜陟者治中謂其治職簿書之要

司勳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賞地賞田也在遠郊之內屬六鄉焉等差也以功大小爲差王功曰勳輔成王業若周公國功曰功保全國家若伊尹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若后稷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治功曰力制法成治若咎繇戰功曰多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司馬法曰上多前虜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貳猶副也功書藏於天府又副於此者以其主賞

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周禮義疏唐宋以後有制詔已降而宰相封還辭頭者此冢宰之本職也有天子宰相成謀而給事中封駁者

此內史之正職也司士掌羣臣之版歲登下其損益之數以詔王治詔損益謂用功過黜陟者告王所當進退小司寇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得其屬之事乃令致之於王士師歲終則令正要會正計簿曲禮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荒穢也王制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吳澄曰此言不仕其官則黜其爵之事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制國用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冢宰齋戒受質贊王受之也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百官司徒司馬司空三官之屬也百官

受質受平報也休老勞農饗養之也成歲事所計要也疏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卽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旣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當時博士掇取舊制附以漢事故多與周禮不合陳澔集說謂六官不言大宗伯以禮樂事行天子六卿皆在無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當會之爾此亦强爲之說六官之屬各考於其長由其長達之司會司會達之天子樂正司市何獨舍其長而徑從司會以質於王耶孔疏事少之說亦未足據

緇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

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言政教所以明賞罰）大戴禮記盛德篇刑罰者所以威不行德法者也故季冬聽獄論刑者所以正法也（歲終聽不行德法之刑爲正德法而論也）法正論吏公行之是故古者天子孟春論吏德能功（考羣臣之德行能功）能得德法者爲有德能行德法者爲有行能理德法者爲有能能成德法者爲有功故論吏而法行事治而功成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春論班賞冬考量刑則莫不懲勸矣）德法者御民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懈惰　官人篇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

六則任賢正月王親命七屬之人曰於乎愼維深思內觀民務本愼在人女平心去私愼用六證論辨九用以交一人予亦不私女廢朕命亂我法罪致不赦三戒然後及論三戒之後亂法者則有司課其罪王親受而考之然後論成

論曰周之初興官無冗食朝無倖位其上法度修明其下功過暴白雖巧於文飾者無所用其欺焉故自六官之長以至三百六十之屬日皆有成月皆有要歲皆有會其屬先考於其長則朝夕相接耳目易以周察其長又進達於其上則都畿以外賢能不患壅隔至於賞罰廢置之權雖詔自冢宰而上斷以天子之聰明下輔以羣臣之公議不敢一毫任其私意以爲喜怒其賞之者

必其功也其罰之者必其罪也當是時人人洗濯磨厲
不勝其鼓舞激昂之心是以官不曠職事不墮功成康
之盛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孰非吏得其人人盡其力之
效與後世親民之官莫切於州縣能進退之者二三封
疆大吏而已廉謹者民之所歸也彼或不以爲功貪殘
者民之所棄也彼或不以爲過是故能承意旨則奬之
能供趨走則陟之歲時之所甄別與百姓之毀譽士大
夫之是非不必相符也內之吏部不及知外之監司不
敢言舉天下爭爲邪媚阿諛之術而人材敝而國事廢
矣董仲舒曰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改弦而更張之世
將有善治者出焉吾知其不俟終朝而改計也

易大有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司馬光曰火在天上明之至也至明則善惡無所逃善則舉之惡則抑之慶賞刑威得其當然後能保有四方所以順天休命也

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受其至辱災及其身言官不勝任將有幽黜之事

書泰誓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

洛誥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呂祖謙曰爲功臣之宗者居其冠故謂之元祀

漢高帝大功臣其第一久之乃定論功莫先於宗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知矣

詩序無羊宣王考牧也箋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大雅江漢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旬徧也召公召康公也箋云昔文武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似嗣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

齊語正月之朝五屬大夫

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謫之（謫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

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征則彊　晉文公蒐於被廬（晉常以春蒐禮改政令敬其始也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爲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於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權代舟之僑也）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於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獻楚俘）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於溫）殺舟之僑以徇於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也）詩

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 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 羊舌職說是賞也 職叔向父 曰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 錫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錫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 率是道也其何不濟 晉悼公定百事立百官 議定百事而立其官使主之謂改其舊時之非者 育門子選賢良 門子大夫適周禮曰其正室皆謂之門子 興舊族出滯賞 舊族舊臣之孫子滯賞謂有功於先君未賞者謂呂相之屬也

二月乙酉公即位使呂宣子佐下軍（宣子呂相也）曰邲之役呂錡佐知莊子於上軍（上當為下字之誤也呂錡廚武子也知莊子荀首也時為下軍大夫）獲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以免子羽鄢之役親射楚王而敗楚師（魯成公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呂錡射楚恭王中目楚師敗楚養由基射呂錡中項而死）以定晉國而無後其子孫不可不崇也（崇高也）使彘恭子將新軍曰武子之季文子之母弟也（季少子也武子士會文子士燮也）武子宣法以定晉國至於今是用文子勤身以定諸侯至於今是賴夫二三子之德其可忘乎故以彘季屏其宗（屏藩也）使令狐文子佐之（文子魏犨之孫魏顆之子魏頡也令狐邑名）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輔氏晉地杜回秦力士也勳功也景鐘景公之鐘也）至於今不育其子不可不興也君知士貞子之

帥志博聞而宣惠於教也使爲太傅貞子晉卿士蔿子之子士渥濁也帥循也宣徧也惠順也知右行辛之能以數宣物定功也使爲司空數計也宣明也物事也能以計數明事定功故使爲司空知欒糾之能御以和於政也使爲戎御欒糾晉大夫卞糾也政軍政戎御御公戎車也知荀賓之有力而不暴也使爲戎右荀賓晉大夫戎右公戎車之右有力而不暴故可親近之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家晉大夫荀會文敏荀會荀家之族黶也果敢黶欒書之子桓子也無忌鎮靖無忌韓厥之子公族穆子也鎮重也靖安也使茲四人者爲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諗告也告得失也使鎮靖者修之惇惠者教之則徧而不倦文敏者道之則婉而入果敢者諗之則過不隱鎮靖者修之則壹使茲四人者爲公族大夫公知祁奚之果而不淫也使爲元尉祁奚晉大夫高梁伯

之子也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也使佐之羊舌職晉羊舌大夫之子敏達也肅敬也給足也知魏絳之勇而不亂也使爲元司馬魏絳魏犨之子莊子也元司馬中軍司馬也知張老之知而不詐也使爲元侯張老晉大夫張孟也知鐸遏寇之恭敬而信彊也使爲輿尉遏寇晉大夫輿尉上軍尉也知籍偃之惇率舊職而共給也使爲輿司馬籍偃晉大夫籍季之子籍游也知程鄭端而不淫且好諫而不隱也使爲贊僕程鄭晉大夫荀驩之曾孫程季之子端正也淫邪也始合諸侯於虛朾以救宋使張老延君譽於四方且觀道逆者呂宣子卒公以趙文子爲文也文子趙武也文有文德而能恤大事使佐新軍令狐文子卒公乃以魏絳爲不犯不犯不可犯以非法也使佐新軍使張老爲司馬使范獻子爲侯奄獻子范文子之族昆弟士富也公譽達於戎五年諸戎來請服使魏莊子盟之於是乎始復伯

呂氏春秋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君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襄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皇父戴公子充石皇父名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於長丘長丘宋地獲長狄緣斯緣斯僑如之先皇父之二子死焉皇父與穀甥及牛父皆死故耏班獨受賞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謂之耏門　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子玉也遂取焦夷

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一名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貴仕貴位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貴　魏文侯問李克曰爲國如何對曰臣聞爲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也對曰國其有淫民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爲榮華入則修竽琴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　公叔座爲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禽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座反走再拜辭曰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

撓而不避者此吳起餘敎也臣不能爲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陵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陵爨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旣爲寡人勝强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掩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賜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　齊威王初卽位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竝伐國人不治於是威王召卽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民人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

求譽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聞然使使視阿田野不闢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擊趙衛敗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解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諸侯黜陟

大行人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此六事者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謨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

如此而痛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卽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則殷同殷同者六服盡朝旣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九伐皆在司馬職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令圖同慮時以禮會諸侯施同政殷以禮宗諸侯發同禁

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貢六服所共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舉猶察也不順者謂若逆昭穆流放也討誅也律法也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

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柷敔皆所以節樂將謂執以致命圭瓚鬯爵鬯秬酒也得其器乃敢爲其事

孔穎達曰柷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侯之命敔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賜弓矢謂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七命以下不得弓矢之賜則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千於周禮則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上公九命賜鈇鉞然後得專討晉文公雖賜弓矢未賜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於京師圭瓚以大圭爲柄黃金勺青金外而朱其中鼻寸衡四寸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鼻勺

爲龍口有流前注賜圭瓚亦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則用璋瓚

白虎通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禮記九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也禮曰未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故民衆多賜

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既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既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內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備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也

大戴禮記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命九命之賞以勸

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尙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十二年也王乃時巡考制度於四岳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蔡沈曰五服侯甸男采衞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知矣　詩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箋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饗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孔穎達曰夷狄戎蠻不用王命王命諸侯有德者征之諸侯以王命興師以伐之旣勝而獻其所獲之功王親受之設饗禮賜之弓矢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

之功不獻捷也其有功則賜之晉文侯夾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撫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矢襄二十六年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則飫賜將欲賞人尙加殺膳況弓矢之賜焉得無其禮也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箋謂賞賜韓侯命爲侯伯也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戎大虔固共執也　朕明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庭直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師眾也　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箋王以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其後追貊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　程子曰松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命諸侯文武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

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爵賞有度錫命有禮夫豈以是爲盛哉天子之事固如是也至於厲王王室衰微諸侯肆行賞罰不行於上則褒美申伯爲可嘉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也　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義和晉文侯仇之字也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黑黍曰秬釀以鬯草不言圭瓚可知卣中罇也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彤赤盧黑也馬四匹曰乘　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訓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其賞有功也諸侯賜弓矢者得專征賜鈇鉞者得專殺賜圭瓚者得爲鬯以祭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春秋傳曰魯賦八百邾賦六百以屬於晉田是也不得專殺者以獄屬於專殺之國不得賜圭瓚者資鬯

於天子之國然後祭（貢以）諸侯得專征者鄰國有臣殺其君孽代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孽子也宗適子也征伐也）諸侯之有不率正者天子絀之（率循也正口也）一絀少絀以爵（謂三年時也言少絀明以漸也）再絀少絀以地（謂六年時也）三絀而地畢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圭以歸其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圭三年圭不復少絀以爵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

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移之者誅其人而變置之者也

白虎通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何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陟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止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為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為三公五十里子

男始封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
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未賜鈇鉞者從大國連帥方伯
而斷獄受命之王致太平之主美羣臣上下之功故盡封
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
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爲附庸三年有功因而
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功成封五
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爲大
夫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主有德封
主有功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爲附庸賢者之
體能否一也百里公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
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伯二削爲五十里

子三削盡地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盡地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先削地後黜爵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君幼稺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絶之卽絶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於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

齊語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於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胙燔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

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王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違遠也顏眉目之間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升受命賓服大路龍旗九旒渠門赤旗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旗九旒也渠門赤旗名赤旗大旗也昭謂龍旗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爲縿旁屬爲旒鉤婁頷之鉤樊馬大帶纓馬鞅當胸削革爲之皆以五采罽飾之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若今牙門也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洛邑王城之地王勞之以地賞之以地晉語王饗醴命公胙侑傳曰戰克而王饗饗醴飲醴酒也命加命服也胙賜祭肉也侑侑幣謂既食以束帛侑公賜公南陽陽樊溫原州陘絺組欑茅之田八邑周之南陽也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顧棟高曰虞書有天命天討之文戴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自天子統壹宇內與列侯撫馭一國莫不由賞罰之得其道不僭不濫斯稱上理焉余觀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子失其柄而旁落於諸侯諸侯失其柄而僭竊於大夫陪臣皆由刑賞失政爲之嘗春秋之初爵命儀父爲諸侯而伐鄭伐曲沃猶能誅叛討纂刑賞未盡失也乃伐鄭而射王中肩伐曲沃而荀賈尋爲晉滅其罪當滅國絕世而天子不聞赫然震怒列侯不聞敵王所愾姑息養癰馴至潰爛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當時以無罪殺母弟而子頹子帶侵犯王室則避而出奔爵命至於弑纂弑而求車求金使命交馳列侯視之若弁髦慶賞不足

以勸善罰不足以懲姦徒擁空名於其上而已魯爲望國
陵夷更甚慶父弑二君再世負大罪而累代貴位公孫歸
父欲張公室而衰絰出奔蓋文公之世刑賞出於仲遂文
公以後刑賞出於三家其國命倒置宜也唯齊桓任管仲
而撻荆楚晉文舉郤縠而刑三罪庶幾得命討之義迨其
衰也綱紀蕩焉其始諸侯猶以專殺爲罪後乃大夫自相
殺齊殺國佐晉殺欒盈或出於鬬鬩或出於權臣諸侯并
不得過而問矣其始猶以專放爲罪後則大夫自出奔以
抗國君若孫林父奔晉宋魚石奔楚借援大國爲國生患
上不得以威其下下反得以要其上矣惟明天子振興大
明黜陟天下正則一國莫敢不出於正一國正則家臣陪

隷無有敢踰越犯分者此孔子春秋之所爲作也